

说民谣之类

浩成

我想,如果我们能编出一本《今民谣》来,岂不比《古民谣》更好!这些民谣对当前一些社会现象,特别是各种不正之风刻画讽刺得生动、深刻、辛辣、有力,往往活灵活现,一针见血,几乎是力透纸背,入木三分,因而脍炙人口,不胫而走。如说刻画某些机关干部的闲散逍遥,不负责任:

一杯香茶一支烟,一张报纸混半天。来了文件划个圈,实际问题不沾边。

讽刺有些干部巴结领导因而升官,其诀窍为:

打牌一宿可不睡,喝酒八两可不醉。跳舞什么步都会,领导说什么什么都对!

有的民谣总结干部能否提拔,其条件是:

年龄是金牌,文凭是银牌,年龄是金牌,文凭是银牌。歌谣中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进行的抨击可以说是大量的:

一、小白棍儿(烟)不顶事儿,辣椒嘴儿(酒)顶一会儿,要想办成事儿,必须事儿换事儿(意思是必须有交换条件才行,例如你录用我女儿,我安置你儿媳之类)。

二、书记要建房,主任来帮忙;主任要建房,科长来帮忙;科长要建房,采购员来帮忙;采购员要建房,出差费帮忙。

三、会做不如会说,会说不如会拍,会拍不如会骗(贿赂)。

民谣已有之,源远流长。“知如弦,死道边;曲如钩,反封侯”。“飞鸟尽,良弓藏;狐兔死,走狗烹”之类的民谣还长期保持着生命力。我国周代朝廷曾有采诗制度,当时的政

府为了采集歌谣还专门养了一大批人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说:“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,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,献于太师,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。”何休《公羊传注》则说:“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,使民间采诗,乡移于邑,邑移于国,国以闻于天子。”政府采诗的目的也是十分明确的:主要是为了解民间舆论。据《国语·周语上》说,周厉王“得卫巫,使监谤者。以告,则杀之”。那公谏劝他说:“为川者决之使导,为民官之使言,故天子听政,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,瞽献曲,史献书……”也有人论证采诗机构是从汉武帝设乐府以后才有的。但无论如何,了解下情和民意这一点在任何时期的政府都是十分必要的。

对于民谣简单地认为是说怪话、发牢骚,恐怕是不对的。即使一些民谣中有片面或不准确的成份,也可以为领导提供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宝贵资料,应该相信人民群众还是会明辨是非的。例如有一首顺口溜说:

共产党像太阳,照到哪儿哪儿亮。

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,初一、十五不一样。这是“政策多变”表示不满,但仍然把党看成光明的太阳!古代有一首民谣值得我们注意,曾被孔子高度评价的季氏在执政一年时人民咒骂他:

“取我衣冠而褚之,取我田畴而伍之,孰杀予子乎,吾其与之”。

但在他执政三年以后人民却赞美他:

“我有子弟,子产之之,我有田畴,子产殖之,子产而死,谁其嗣之”。(见《左传》)

一个有朝气有活力有自信力的政权,最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,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。人们关注着历届人大政协会的民主发扬得如何,政治透明度怎样,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历史进步,民谣好比是反映这种进步的一个侧面的镜子。

小儿吃瓜引起的艺术顿悟

——读丰子恺《缘缘堂随笔》一得

李春林



盛夏的一个傍晚,丰子恺先生带着九岁的阿宝、七岁的软软、五岁的瞻瞻和三岁的阿韦在槐荫下吃西瓜。吃到百感畅快的时候,孩子们似乎已经忘掉了喜悦,非发泄不可了。最初是三岁孩子的音乐的表现。他满足之余,笑嘻嘻摆弄着身体,口中一面嚼西瓜,一面发出一种像猫偷食时候的“ngam、ngam”的声音来。这“音乐之声”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,他发表了他的诗:“瞻瞻吃西瓜,宝姐姐吃西瓜,软软吃西瓜,阿韦吃西瓜”。这诗又立即引起了另两个孩子的散文和数学的兴味,他们马上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,报告其结果: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”最后,子恺先生做了评判,他觉得三岁的阿韦的音乐的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,最能全般表达出他的欢喜的感情。五岁的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诗,已打了点折扣,然而带着节奏与旋律的分子,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。至于软软和阿宝的散文的、数学的、概念的表现,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。然而,他们将全部精神投入吃西瓜一事中,其明慧的心眼,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。

这是丰子恺先生《缘缘堂随笔·儿女篇》中记述的一个小故事。人说起子恺先生的散文总有一股淡淡的“禅味”,这种禅味,从四个孩子吃西瓜中便能尝出来。

丰先生真是一位高明的评判家,他给阿韦的“ngam、ngam”打最高分一点也不为过。因为感情是艺术的生命,而音乐表达感情最直接、最完全,也最能感染别人,引起共鸣。冯驩的“长铗归来兮,食无鱼”所引起的效果要比写一篇洋洋万言的提高

之歌,更不是任何其他艺术形式所能替代的。可惜,如今已成绝响,唯留文字陈述了。就吃西瓜来说,阿韦的“ngam、ngam”把欢喜之情表达得最充分。文艺理论的核心内容是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”,就在这“ngam、ngam”声中显现出来。

“丝不如竹,竹不如肉”,这个次序是按感情而不是按技巧排的,所以抓住了艺术的精髓。昭君出塞琵琶曲,文姬归汉的胡茄十八拍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弦,不是因为她们的弹奏技术高;“长笛一声人倚楼”,余音缭绕着不是笛声而是心声;商人妇的琵琶声使白乐天泪湿青衫,是因为他们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;陶

潜弹无弦琴,无声则有情;庄周鼓盆而歌,在情不在器。阿韦的“ngam、ngam”毫无技巧可言,但在子恺先生听来,却是“短笛无腔信口吹”,其情的完全宣泄处,也许是音乐乃至艺术的最高境界。

儿童“有大人们所不及的明慧的眼”。子恺先生形象地阐明了童心对于艺术的重要,童心之可贵,贵在何处?在简、在真、在纯、在专注。



深谷幽兰

陈丽

继续幽香,从杂草丛生的山谷里,从藤萝缠绕的灌木林里,飘出来。在大别山长大的乡长冯腰采了一枝野花,又细又尖的五个花瓣托着亭亭玉立的花蕊,宛如少女的纤纤素手。不惹人注目,香味却这样诱人。兰草花,大别山的独秀。

“不但香,而且美。兰花指!怪不得古人用来比喻女人的手。”同行的一位诗人说。“可我敢打赌,这深山老林里最美的姑娘,也不会有这样纤巧的兰花指。”一位从郑州热电厂来的青年说。是啊,山里的姑娘,从懂事时起就用一双小手帮助大人插秧、砍柴、破蔑子、挖草药,到了妙龄,哪个不是手指粗粗,手掌结满老茧?

漫山遍野的猕猴桃藤、油茶树丛中挺立一株株马尾松,点点琥珀色的半透明液体从粗大的松节上滴落下来,凝成了松脂。乡长告诉我们,两年以前,这儿夜晚还按照老祖辈的习惯,用松节照明。“我们乡是山区、山区、山区,也是穷区。就是现在,也有好几百户患克汀病、血虫病,好些不得温饱的……”坦率的话语,深沉的乡情,不禁令我们这些异

乡人怦然心动。在这大别山深山区的一角,小小一个冯河乡就为革命献出了1100多个优秀的儿女,而他们的遗孀又是怎样沉重地压在后代人的心上?

翻过山头,来到山谷,几簇紫竹,一弯清泉环绕着一个小山村。一阵幽香从一间坐北朝南的小屋里飘出来。一架架及顶的水梁上,千万条洁白的经线似银丝飞流而下,一排排姑娘们端坐在织床前,右手握小刀,左手将绿、蓝、橙、白各色羊毛细线织进尼龙经线里。纤巧的手指像熟练的小提琴在拨动琴弦。飞鸟、花草、人像组成的古典式的花纹,从指间缓缓流出。个个正值妙龄,有的才三十三岁,谁能想象出几个月以前,她们还在山上砍柴、挖草药呢?从河北请来的年轻的师傅说,她们巧着呢,一个月学会看图纸,两个月学会织花、修剪,一天要织十几个小时,几个月下来从未捏过绣花针的手指变得巧若兰花,灵动如飞。

每个姑娘面前悬着一盏电灯,桔黄色的光点在手指间跳跃,那花呀,一朵一朵淡淡相间,栩栩如生。一个驮着藏脂

的美丽少女含羞带笑地低声告诉我,一天下来十个手指要摆动上万下呢,才可织一英寸宽,一张壁毯要有要织上一年半载。值多少钱?我问。数也数不清,1万多元!还运到西德、美、英、法、日、苏好多国家,不知要翻多少架山梁。少女眼里显出梦幻般的神色。

环顾四壁土墙上,依稀留有松节烟熏火燎的痕迹。幸运的山里姑娘,她们不再在松节灯下摇着奶奶留下的纺花车,消磨寂寞的漫漫夜夜,也不再举着松节火把驱赶闯进半圈的饿鬼。她们采花、爱花、织花,在明亮的电灯光下编织着自己的青春和梦想。一位年轻的摄影记者激动地把镜头对准了她,一个个像含羞草似地忙把脸藏在彩线中。哦,山里的少女,深谷的幽兰。

不是说穷苏区吗?怎么会飞出如此美妙的壁毯?乡长和书记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,将登山时老落在后面的两位红脸壮汉推到我们面前:“得感谢老大哥”原来一位是郑州热电厂的厂长,一位是厂党委书记,都年过半百,难怪爬起来气喘吁吁。三年之中,厂里先后五次派人来到这个贫困的老苏区,支援了十万元,帮助乡里从百里之外拉来了高压线,使祖祖辈辈点松节的山民们第一次见到了电灯光。有了电,有了电视,有了信息,人的脑子也灵了,竟然和相隔千里之遥的河北某壁毯厂挂上了钩。当乡干部领着姑娘们出外学手艺时,她们第一次看到了山外有山,天外有天……深山的兰草花,幽香会飘得更远更远,越过大别山,飘过大海……



河畔 (国画)

王璜元

河湾

重 逢

黄 灿

吴乐森

从辽远奔泻而来
太累了
就在这里
徜徉

话如满天星
主题似银河
叙旧说新,缺月在复圆

但不沉湎于安逸
仍作滔滔演讲
馈赠大地和天空
一汪问号
一弯奇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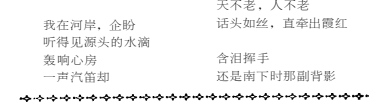
忆那时 戎马初从
多少纯真 忠勇 慷慨
那血 那魂 那颗心

而今 只不过
几条山沟
染白一蓬野草
依旧面迎秋风……

该珍惜的莫丢
该丢的不要吝
天不老,人不老
话头如丝,直牵出霞红

我在河岸,企盼
听得见源头的水滴
轰鸣心扉
一声汽笛却

含泪挥手
还是南下时那副背影



说“化”

清朝以暴力推广辫子,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,只好反其道而行,六十七年,即使它成了接受汉族影响的最后一个民族。这个现象是很容易得到解释的,马克思在《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》,一次中说:相征征服印度的阿拉伯人土其其人,征服印度和英属印度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,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,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。自然界的热传导,热能也是由温度较高的一个方向流向较低的一方嘛!一种文化能不能被接受,就看它本身的吸引力如何,与是否有武力后盾后盾不相干的。既然与征服不相干,接受异民族的文化也就不该有屈辱之感了。我们也就不该引外来的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,正好表明我们有坚强的自信心。这里生文在用不着神经衰弱。鲁迅说过:我们吃生奶,不是因为它成为发展我们身体的营养,用不着担心自己会化作一头牛的头牛。

模特儿与国情

朱正

一个十九岁的农村姑娘因为在美术学院当过几天模特儿,竟被流言蜚语给逼疯了。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大悲,哀,而尤其令我悲哀的是有人居然说:“模特儿不合中国的国情。艺术不用的人体模特儿合乎从西洋画画的素描引进的,但真的就不合我们的国情吗?我们的国情究竟是什么呢?尺寸不同,答案也就不相同。用僵化的观点看国情,就会把大锅饭,铁饭碗,视为国情,而用实事求是的发展的观点看国情,那就必定认为非改不可。石家庄第三塑料厂厂长张让发明了“满负荷工作法”,但那最初的起因据说是在访问日本时,看到日本的企图都是满负荷工作,联想到我国的企业现状,搞改革,的念头。倘若张让把大锅饭,铁饭碗,铁饭碗,都看作天经地义,的国情,那么只会把“满负荷,看成破产工作法”呢。

李庆宇

安全迅速



庆 祝

北京↔上海↔温哥华↔多伦多

通 航

航班号 CA991/2B747SP大型豪华客机

首航日期 1987年9月6日每周一班 每周日

舒适愉快



该航班于1988年4月将延伸至多伦多